



【庙堂江湖】

患者的权利只有通过司法途径才能获得保护,医闹只会损害未来的潜在的患者。

不明真相的群众与医患事件

沈凌

清末,天主教在中国设立了很多育婴堂。但是没有中国人会把孤儿送给外国来的“洋鬼子”,按照传统很多女婴和身体有残疾的婴儿被弃之荒郊野外。于是大家观察到两个现象:第一,“洋鬼子”在到处捡拾中国弃婴;第二,从这些“鬼子”营建的育婴堂内送出来很多中国死婴,被集中埋在村后的墓地。实际上,这些弃婴相当一部分身体不好,死亡率高一点是可以理解的,况且,弃之荒郊的死亡率是百分之百,到育婴堂里面去至少也比在荒郊野外的死亡率低一点吧?但是当时的人们“不明真相”,他们宁愿相信“洋鬼子在教堂里面吃中国婴儿,挖孩子

的眼睛和心肝做药”等等流言,最后酿成了著名的天津教会案件。很多“不明真相”的中国老百姓火烧教堂,残杀教徒,而外国军事力量的介入也让中国老百姓吃够了苦头。一百多年后的今天,恍惚间,我在浙江省妇产科医院门口又一次看到了“不明真相”的清末群众。他们拉出了一个横幅标语,控诉医院无良致使病人死亡。事实呢?负责抢救的医生从下午两点一直忙到第二天早晨六点,高强度工作了一天一夜,几乎累到。全杭州这个血型的血液被消耗了一大半,再无可能继续。但是抢救完了这样的危重病人的医院还要被病人家属痛骂,并赔偿病患40万人民币。类似事件在中国大地并不罕见。

当下中国的病人和清末百姓一样,同样观察到两个现象,均为事实:第一,中国的公立医院收治了大部分身体患病的危重病人。第二,医院并不是保险箱,很多病人因为各种原因(或许是医院误诊,或许是医院无能为力)没有救活,被送进了太平间。于是“不明真相”的病患家属就认定,只要是病患死亡,必定是医院“昧了良心,丧失医德,害死了病人”。于是这些人就会纠集群众,轻者堵门威胁,重者打砸抢,甚至于以命抵命,刀捅医生。这些动刀闹事的群众,是不是也在幻想医生都是穿了白大褂的魔鬼呢?我甚至觉得,当今的病患思维,比当年的清末百姓还不如。因为当年的老百姓以为教会里面的“洋鬼子”都是杀人魔王,所以没有人会主动把孩子送到育婴堂里面去的,因此,教会不得不到处收集野外的弃婴。但是今天的病患却是自己排队挂号,自觉自愿去医院的。既然不能信任医院,为啥还要去看医生呢?很多的理性病人会愤愤不平:医闹是一小撮人,岂可以一概之?确实如此,我亦相信大部分的群众是明了真相的。但问题在于现在的医生都太忙了,每个病人五分钟的接触时间,他如何能够火眼金睛,立马判断出你是一个理性的好病人,还是一个潜在的丧心病狂的坏病人呢?况且,即便是一个坏病人,在事情还没有发展到最后一步的时候,他也总是谦卑恭顺的。所以,现在的非理性病患只要存在一小撮,就会导致医生在处理病症的时候多一点保守和犹豫;只要医生抱着这样的明哲保身的态度多一点,就会导致病人的治疗效果差一点;只要病人的治疗效果差一些,未来的患者就会变得更加的不理性一点。于是我们的医患关系处在了一个恶性循环之中。幸好,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理念。医患关系的改善也需要依法。患者的权利只有通过司法途径才能获得保护,一时的医闹只会损害未来的潜在的无辜病患者,让他们的医疗环境变得更差。医生的权利也需要得到维护,才能鼓励更多的优秀青年从医,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一个足够安全的生活状态。(作者系德国波恩大学博士)



【金瓶商话】

走标船、贩盐引加上经营几个铺面,就是商人西门庆的几大主营业务。

西门庆的生意

黄波

自称要给法国社会当书记员的巴尔扎克写出了系列小说《人间喜剧》,这部伟大名著在文学之外的价值也得到了很高的赞誉,恩格斯就曾经说过,“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围,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,我从这里,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,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、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。”中国的文学名著中,可有一部像《人间喜剧》一样,在经济细节方面,使读者从中学到的东西,“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、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”?应该说完全相称的几乎没有。勉强算起来,《金瓶梅》算是最接近恩格

斯标准的一部,小到日常事物的价格,大到官府如何向民间举债,《金瓶梅》中都历历如绘,传统中国的任何一部名著可曾像《金瓶梅》这样,对市井百姓的经济生活表现出如此浓厚的兴趣和经久不衰的关注度?而且重要的是,中国的情况和法国还不一样。黄仁宇感叹传统中国缺乏“数目字管理”,何炳棣研究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,发现正史中记载的土地、户口等统计资料常常是虚应故事全不可靠,此种状况之下,《金瓶梅》的经济史价值日益凸显就在情理之中了。但因为“淫书”这顶帽子,《金瓶梅》的这一价值常被一般读者忽略,人们读《金瓶梅》,一些固化的标签往往容易使人先入为主,比如西门庆,谁不知道他是个天天眠花宿柳的淫棍?然而究其实,眠花宿柳并不是西门庆的全部,甚至不是西门庆的主体。《金瓶梅》中的西门庆主要还是一个商人。实情如何,且回到文本。《金瓶梅》第69回,西门庆给媒婆王嫂五两银子,请她牵线与王招宣府林太太幽会,王嫂遂向林太太夸耀西门庆的财势曰:“县门前西门大老爷,如今见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户,家中放官宦债,开四五处铺面,缎子铺、生药铺、绸绢铺、绒线铺,外边江湖又走标船,扬州兴贩盐引,……”“标船”即贩运货物的船只,“盐引”是官府发给商人的取盐凭证,走标船、贩盐引加上经营几个铺面,就是商人西门庆的几大主业,这些生意哪怕就是放高利贷在当日都在合法的范围之内。或曰:生意合法,但经营过程中的行为未必合法。这一问有相当的道理。

认真探究,西门庆做生意时确实有不合法的地方,但只有一处,那就是在贩运货物时为了少交税向守关的官吏行贿,“十年货少使了许多税钱”。但这样的不合法行为在当日的语境中其实处于“灰色地带”。何谓“灰色地带”?大致可作下解:严格按照法律条文,某种行为肯定不合法,但长期以来大家都这么干,而且制定法律、执行法律的人对此也心知肚明,如何给法律多少留一点体面又能让各方从中受益,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高度的默契。表面看来,从西门庆行贿中受益的只有守关的官吏和西门庆本人。实则不然。如果西门庆诚实守信,缴纳了较高的税款,这个税负是一定会转嫁的情况下,为了和同业竞争,他恐怕没有抬高价格的胆量。易言之,从“灰色地带”中受益的除了商人和官吏,还有消费者。当然,西门庆依靠行贿少缴了税款,肯定也有利益受损的一方。充当这个角色的就是当时的政权。关卡林立也许会让有了现代经济学常识的人大为困惑:建立这么多关卡会迫使商人转嫁成本,增加民生负担降低社会活力,为了这些关卡的运转还必须养活一大批官吏,而多出的寻租空间又必然会让官吏和商人勾结起来,使可以入库的税银大大缩水,真是何苦来哉?制度经济学把国家看作一个“超级企业”,企业要讲成本和收益,为什么西门庆时代的政权会对并不合算的事情乐此不疲?应该只有一个原因:在它眼里,有远比社会活力更重要的东西。(作者系湖北杂文家)



【儒林经济】

有位经常挨骂的作家说过一句挨骂的话:作家写的东西,就是给不如自己的人看的。

饮食与炫富

王国华

《儒林外史》里多次详尽地提到饮食。作者吴敬梓出身名门,晚年贫困交加,跟曹雪芹、张岱类似。他笔下的饮食读来就有了另一番含义。该书第十三回中提到,马二先生拜见蘧公孙,两人闲聊过程中,家人捧出饭来,乃是家常肴饌:一碗炖鸭,一碗煮鸡,一尾鱼,一大碗煨得稀烂的猪肉。马二先生饭量颇大,举起筷子说,你我知己相逢,不做客套。当下吃了四碗饭,将一大碗烂肉吃得干干净净。里面听见,又添出一碗来,马二先生再举碗,连汤都吃完了。有人说这段文字反映了文人的不羁,有人说反映了文人的虚伪性,一个动辄之乎者也的人喜欢大荤,吃相不雅。在我眼里,这些评价都是社

淡,人家这不明在炫富吗?只需把时光倒回至上世纪80年代初,那时改革开放已有几年,我还是个小孩子,如果读到这段文字,一定馋得口水直流。鸡鸭鱼肉怎么能是家常菜?我不相信此前的民国、清朝、明朝以及更早的时代里,中下层社会会比上世纪80年代更好。马二先生大鱼大肉,吃得起放得下,让人艳羡。从作者角度讲,也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理:别看哥现在穷,但什么都见过,比你一般读者高端。有位经常挨骂的作家说过一句挨骂的话:作家写的东西,就是给不如自己的人看的。你给哲学家看心灵鸡汤,对亿万富翁讲法国奢侈品,都是自寻不快的节奏。二流作家的读者必然三流,一流读者要找特等的作者——社远了。

书中类似场面比比皆是。第十五回,洪憨仙请马二先生吃饭:一大盘稀烂的羊肉,一盘糟鸭,一大碗火腿虾圆杂脍,一碗清汤,“虽是便饭,却也这般热闹”。第十九回,潘三请匡超人吃饭。潘三叫切一整鸭,脍一卖海参杂脍,又是一大盘白肉,都拿上来。饭店里见是潘三爷,吓得屁滚尿流,鸭和肉都捡上好的肥板的切来,海参杂脍加了很多味用佐料。第二十回,蒋刑房向匡超人讲起潘三系狱的事儿,匡超人说,“潘三哥是个豪杰,他不曾遇事时,会着我们,到酒店里坐坐,鸭子是一定两只,还有许多羊肉、猪肉、鸡、鱼,像店里钱数一卖的菜,他都是不吃的。”这说明,在当时有钱人的社会里,鸡鸭鱼肉是有品位的表现。第二十二回,大骗子牛玉圃在船上开饭,两个长随买了一尾鲟鱼、一只烧鸭、一方肉,和些鲜笋、芹菜,一齐拿上船来。第二十五回,鲍文卿请倪老爹吃饭,问有什么饭菜,跑堂的伙计牛通哄哄地扳着手指头说,“肘子、鸭子、黄焖鱼、醉白鱼、杂脍、单鸡、白切肚子、生烙肉、京烙肉、烙肉片、煎肉圆、闷青鱼、煮鲢头,还有潘三爷,吓得屁滚尿流,鸭和肉都捡上好的肥板的切来,海参杂脍加了很多味用佐料。第二十回,蒋刑房向匡超人讲起潘三系狱的事儿,匡超人说,“潘三哥是个豪杰,他不曾遇事时,会着我们,到酒店里坐坐,鸭子是一定两只,还有许多羊肉、猪肉、鸡、鱼,像店里钱数一卖的菜,他都是不吃的。”这说明,在当时有钱人的社会里,鸡鸭鱼肉是有品位的表现。第二十二回,大骗子牛玉圃在船上开饭,两个长随买了一尾鲟鱼、一只烧鸭、一方肉,和些



【缘木求鱼】

财务造假事件之所以能反复发生,始作俑者没得到认真清算根本原因,这对后来者是一种无言的鼓励。

黄海水深深几许

木木

孔子夸颜回,“不迁怒,不贰过”。看似轻描淡写、颇有些敷衍味道的表扬,却在在抵得上一吨重的大奖章,因为,对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而言,“不迁怒,不贰过”的标准实在太高。仅仅“不贰过”一条,能做到的人,估计就没几个。虽然做不到,但也似乎不应该就坡下驴地游戏人生,本着“虽不能至,心向往之”的人生原则,即使做不到“不贰过”,也总要试着追求一下“不三过”、“不四过”甚至“不五过”吧。如果在一类事情上,三番五次、几次三番地犯错误,问题就很严重,这样的人多起来,社会就很难进步,事业就很难成功。

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摸爬滚打的投资者们,很不幸,会经常遭遇上市公司“翻脸”。那些花样百出的“小翻脸”就不说了吧,金额动辄以亿计的“大翻脸”,估计掰着手指数也数不完,银广夏、蓝田股份、草原兴发、绿大地等,一个接一个地“翻脸”,法律法规遭到了戏弄,市场遭到了严重伤害,投资者信心也遭到沉重打击。在一个市场上,财务造假事件之所以能反复发生,始作俑者没被较真儿对待,没得到认真清算根本原因,这对后来者而言无疑就是一种无言的鼓励。因此,为法律法规的尊严计、为市场的长远发展计、为广大投资者的利益计,在獐子岛业绩突然“翻脸”这件事上,就很有较较真儿的必要,这对各方面(包括獐子岛)而言都是一种负

责任的承担。獐子岛业绩“翻脸”后,各方都大为震惊。虽然公司方很及时地向公众进行了解释,而且解释得似乎还很充分、深入,但仍难以化解各方的质疑。其实,对獐子岛的财务数据,早在2012年就有机构提出过质疑,不过,同以往一样,质疑了也就质疑了,没人较真儿让上市公司把问题说清楚,时间稍微一长,不但没人继续追究,赶上市场回暖,大家甚而就都抢着热捧起来。据报道,2013年以来,机构投资者对獐子岛调研不断,去年有25次,今年7月15日之前,也是月月都有机构跑去调研。但如此密集的调研,似乎仍无助于任何问题的发现。对于投出去的数千万、上亿的资金而言,这种坐在办公室里一问一答的“调研”,或者站在海边儿、坐上游船巡游着调研,似乎过于稀松二五眼了。中小投资者没能力较真儿,有能力的机构投资者又懒得较真儿,有时候连调研报告都是东抄西抄出来的,这就难怪别人会经常性让你大吃一惊了。在中央强力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,像獐子岛业绩“翻脸”这种震动市场的事件既然爆出来了,监管机构显然就很有较一较真儿的必要了,这既是对市场秩序负责,也是对投资者、上市公司负责,更是对未来负责。既然公司负责人一致声称虾夷扇贝们集体死亡了,即使面对茫茫大海,只要想较真儿,办法也不是一点儿没有,獐子岛海域,也不过三五十米的水深,两个潜水员下去,事情大概就不难看出端倪。而在市场转折的关键时期,獐子岛业绩“翻脸”就有了典型意义,抓住这个典型,方方面面一起较较真儿,或许,就有助于新风气的普及。否则,市场就只能仍如以前那样混沌混沌、神秘神秘地让人难以捉摸。而这样的市场,就如看不出深浅的黄海,很难让人放心地畅游其中。(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)